

浣花殇



HUANHUA SHANG

倚木倚楼◎著

血红的镯子
哭泣的冥花
神秘的九尾狐
用我的生命祭奠永生永世的承诺

浣花殇

HUANHUA SHANG

倚木倚楼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浣花殇/ 倚木倚楼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229-00361-6

I. 浣… II. 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2159 号

浣花殇

HUANHUA SHANG

倚木倚楼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广东宏图华章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谭艳莹
责任校对: 庄少兰
封面设计: 第七印象·余一梅
版式设计: 刘耀军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965×665mm 1/16 印张: 18.5 字数: 280 千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4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楔子

上古时期，天地分为四界：天界、神界、人界、冥界。

掌管四界的是大地之子安，传说安诞生于天地鸿蒙之初，吸日月之精华，集雨露之甘液，方成真身。

神界由十几个国家组成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也是一个充满和平幸福的世界。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，哪怕是神。

至于人界，那只是安开的一个玩笑而已。

冥界即所谓的鬼界，生活于此的是冥灵。

四界在安的统治下，相安无事。只是风云变幻，世事总无常。

美丽的神界伊洛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枫纵零落，大地在哭，美丽的冥花啊，摇曳在风中……

传说中，伊洛国离海边绽放着一种冥花，花朵硕大而灿烂，闪烁着神秘的光彩。

传说中，当那圣洁的冥花再度绽放，那无色的离海再度斑斓，我们的神灵公主必将再度降临神界，给神界带来和平安宁……

第一章 传说语

伊洛国，离海。

海风从遥远的海面吹来，轻轻的，岸边的花丛沙沙作响。

花丛中站着一个白衣胜雪的女子，容色绝艳，却神态清冷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她的双瞳竟是银色的，就像是闪烁的星辰落在了她的眼中。同样的银色长发，用一根黑色发带束着，在海风中，四下飞舞。

她叫雪依，是伊洛国的小公主。

伊洛国是神界众国之一，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国度。雪依的父亲——笈歌，被称为伊洛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，也是最伟大的神。他宽厚、仁慈，他的子民臣服于他，他的敌人敬畏于他。在他执政的一千多年里，伊洛国一直都很平静，从未有过敌人来侵。

但，她的母后在伊洛国却是一个禁忌，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她，即使是雪依的父王。

“母后。”对着空荡荡的离海，雪依低喃着。

除了这个所谓的代表身份的词，她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，她不知道母后的名字，甚至于母后的容貌也不曾见过。

想到这，雪依总是泪流满面。一个活着的，在凡人眼中是神的人，却是那样的痛苦。她只能在心中虚构母后的相貌，然后在梦中去寻找。可是那无力的梦啊，却总是让她醒来时泪流满面。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雪依就和一位婆婆一起住在落寒宫——她母后曾经住过的宫殿。宫殿外栽着许多樱花树——伊洛国漫山遍野都是，常年开着奇妙而美丽的花，但她却不喜欢。落寒宫的北面便是离海，离海的海边长着一种冥花。大朵大朵的冥花摇曳在风中，凄美得如同情人腮边的眼泪。

关于冥花，在伊洛国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令人心碎的传说。传说冥花是璐雅的化身。璐雅是伊洛国历史上最美丽的公主，在她 200 岁成年的那一天，她的父王送给了她一件很特别的礼物，那就是准许她到人界去居住一年。人界对于每一个神界的人来说，都是一种诱惑。人界的热闹，凡世的美丽，都是那么令人心动。

走在凡世的街上，璐雅不经意一回眸间，便爱上了一位人界的男子。那个叫裔天的男子，有着英挺的眉，深沉的眼和温和的笑容。而裔天也被这个黑发黑眼，美丽绝伦的女子所吸引。于是，他们相恋了。

可是，爱情总是在错误的时间，错误的地点，来到人们的身旁。

虽然明知道作为伊洛国公主的自己是不能爱上一个凡人的，璐雅却还是坚持。

可是，分别的日子很快便来临了。

这一天，天阴沉沉的，树上的叶子仿佛也感受到他们的悲伤。

看着璐雅，裔天艰难地问道：“你真的执意要走吗？你不是神明吗，难道你也没有自由吗？”

望着这个男子眼中足以使金石熔化的深情以及能让山河哭泣的悲伤，璐雅的心一阵绞痛。她点了点头，转过身去。

璐雅凌乱的长发在风中飞舞，如同翩飞于坟上的黑蝴蝶。

璐雅扣起大拇指和中指，一阵狂风卷成旋涡疾速而至。她又动了食指，旋涡渐渐消散，一件轻盈彩衣呈现在裔天的眼前。

璐雅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彩衣，背对着裔天说：“这是幻灵衣，是伊洛国最老的国王留给后代的礼物，也是当年我父王送给我母后的定情物。后来我母后把它送给了我。穿上它，念动它的幻语，你就可以想你所想，到你所愿。”

“它可以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不，这个世上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事情的。但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见面。每年的七月七日，你可以穿着它到我的霖昕宫来找我，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待五天。然后你必须回到人界，等待第二年七月七日的到来。你愿意吗？”

裔天动了动嘴唇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住了。他默默地接过幻灵衣，抚摸着上面缀满的花瓣，问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

“樱花，我们伊洛国的神花，幻灵衣就是由它和乌金线织成的。”

“樱花？多美的名字啊！”

听了裔天的话，璐雅沉默了，半晌她才开口说道：“有的事情是没有理由的，一切只是一个命而已。幻灵衣的幻语是——

所有天地的守护神啊，
请以樱花的凝聚，
幻灵衣的请求，
聚起伟大的力量，
想我所想，
到我所愿。”

说完，璐雅低下头，飘零的长发垂下遮住了她点漆的双眸，一颗晶莹的泪珠从那纷乱的发丝中滑了下来。

一阵疾风吹来，漫天的柳絮飞舞，飘忽似风中的离人泪。

“你走吧，接我的人来了。”

裔天回转身，向着来时的路走去。

望着他落寞而孤寂的背影，璐雅禁不住泪流满面。

这一年的秋天，觥国的使者来到了伊洛国，觥国是伊洛国的邻国，它们之间隔着蓼海，两国世代友好。觥国一直以来都是伊洛国的联姻国，这次，觥国的大王子灵崖也来了，他是来为自己提亲的。

灵崖是一个五官精致的人，有着深蓝的眼珠，纯正的金发以及温和的笑。

在看到他的微笑时，璐雅呆住了，这微笑和裔天是那般相似。恍惚间，璐雅仿佛看见自己走在凡世的街上，一回眸，便看见裔天淡淡的温和的笑。

在璐雅父王的秣言宫的筵席上，灵崖王子走到大殿的正中，单臂抚胸，向众人说：“我以觥国王子的名义，请求伊洛国的王将璐雅公主许配给我，同时以天地守护神的忠诚，保证我会善待璐雅公主。”

璐雅的父王满脸微笑，他拉着璐雅的手，放到灵崖的手里：“灵崖王子，璐雅是我最疼爱的女儿，也是我们伊洛国最美丽的公

主。我以伊洛国王的名义为你们祈祷，希望你们幸福。”

这是一只宽大而柔软的手，不似裔天的手，因长期握剑而长有厚厚的茧，可是那样的手才让人感觉到温暖。璐雅被握在灵崖掌中的手一阵颤抖。

“璐雅公主，你怎么了？”灵崖关切地问。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璐雅低下头掩饰自己的慌乱。

璐雅知道灵崖是一个很好的王子，可她的心已属裔天，只能对不起了。

“璐雅。让你的侍女去把你的幻灵衣拿来，今晚，跳一曲霓裳舞送给你未来的夫君吧。”

“父王，我有点累了，怕跳不好。”

“哦，我的孩子，你是我们伊洛国最伟大的舞者，怎能说这种话呢？梦芭，去把公主的幻灵衣拿来。灵崖王子，今晚你将看到这世上最美妙的一幕，让我们期待吧。”

璐雅的身体一阵颤抖，她仿佛听到了心碎裂的声音。

“璐雅公主，你不舒服吗？”灵崖王子扶住璐雅颤抖的身体。

“哦，我的孩子，不要紧张，灵崖会喜欢你跳舞的。”

“王，伟大的王。”梦芭满脸惊慌地冲进秣言宫，“幻灵衣不见了，看守它的紫灵雳也不见了。”

璐雅的父王沉默了。许久，他才缓缓地对璐雅说：“璐雅，是你唤出了幻灵衣对吗？它现在在哪里？”

璐雅挣脱灵崖王子的手，跪在父王的面前说：“父王，请收回您的祝福，我不能嫁给灵崖王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父王和灵崖王子同时一惊。

“我已喜欢上了一个凡人，希望父王能够成全。”

“你……笙心，苘裂，去把那个凡人给我带来。”

“父王，不要啊！父王，你知道吗？凡世的天是那样的美丽，凡世的人是那样友好，我们神为什么没有和他们相爱的自由？”

“璐雅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？”

望着这个五官精致的男子悲痛的脸，璐雅泪流满面。

秋天的离海很美，雪白的露霖鸟从广袤的天空掠过，尖厉的嘶叫扯破了天幕。

离海的水是那样的清澈，可以看到海底密密麻麻的枫纵之心。传说枫纵之心是大地之子安的眼泪幻化而来的。一颗一颗，折射着海水的色彩。

裔天被带到了离海边。

他穿着当初和璐雅初次见面时穿的素布长袍，长长的黑发用一根白色的带子束着。

“裔天！”

“璐雅！”

璐雅想冲过去握住裔天的手，却被梦芭拉住了。

“你是裔天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璐雅是我最心爱的女儿，可是你却夺去了她的心，所以你必须死。你怕吗？”

“不怕。璐雅，希望我们来生会是同种人，希望你会永远快乐……”

裔天的话没说完，国王就扣起了中指，双刃剑刺穿了裔天的身体，深红的血流了出来……

“裔天……”璐雅冲了过去，抱起裔天的头。

“裔天，”她一反手，双刃剑从她的胸口刺了进去，“我来陪你。有我的陪伴，你将不再孤单。”

鲜血喷涌而出，冥花遍地而开，冥花开过的地方，温暖如春。

第二章 成人礼

几万年后的今天，当雪依一个人站在离海边，望着在海风中摇曳的冥花，她总是泪流满面。

冥花的花瓣是朝向离海的，一如璐雅的双眸，深情地望着情人葬身的地方。不知他们的灵魂能否相聚。

伊洛国是四季如春，不分春夏秋冬的。可离海却是一个季节一种颜色，红、白、黑、蓝，独自在那儿演绎着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。

总是很忙，所以他很少来落寒宫看雪依，雪依想他或许是不愿意触景伤情吧。父皇的到来既让人愉快也让人忧伤。父王总是抚摸着她银色的头发，轻轻地叹息，眼睛里的落寞让人悲伤。

雪依不知道，这个伊洛国最伟大的王，究竟为什么如此落寞。

每每这时，她总是选择沉默。

漫天的樱花飞飞洒洒，渐渐迷蒙了她的眼。

当雪依醒来时，父王已悄然离去——他总是喜欢用幻术使她昏昏入睡，然后离开。

落寒宫常常只剩下婆婆和雪依。婆婆已经很老了，雪依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知道她曾经是母后的一个侍女。

可是，每当雪依问起母后的事时，她总是说：“雪依，我尊敬的公主，命运的绳索还未解开，冥花的灵魂还在哭泣，请你耐心地等待。”

所有人都说雪依是伊洛国最寂寞的公主，她的侍卫，还有她的侍女。

雪依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离海边，看那天边飘忽而过的云朵

以及那在海风中摇曳、面朝大海的冥花。

露霖鸟尖厉地嘶叫着，从天空匆匆而过。

“雪依。”

雪依回转头，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张绝美的脸。那是她的姐姐离韵，伊洛国的大公主，父王的正室水姬的女儿，有着离海一般的名字和容貌。

离韵是一个善良而快乐的女子，雪依总是羡慕她，羡慕她笑起来时笑靥如花。

许多年后，雪依总是想起她，想起她笑靥如花。

“雪依，你又在看海吗？”

雪依点了点头。

离韵便走过来，挽着她的手臂，和她一起默默地站在离海边。

离韵是雪依唯一的朋友，怕她寂寞，总是找时间来陪她。可离韵的母后——水姬却不喜欢雪依。每次水姬看到雪依时，眼睛里那一丝仇恨，总让雪依不寒而栗。

水姬是殇国的公主，身份尊贵。可是雪依知道，即使她贵为王后，父王也不会喜欢她。娶她并册封她，仅仅只是一个承诺一个仪式而已，再也没有其他。

可是，水姬从来不这么想，她一直认为笈歌被雪依的母后迷惑了，才会看不到自己的爱。于是，水姬憎恨雪依，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她。

雪依不怪水姬，真的，一点都不怪。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心中的那道屏障，在某一天轰然倒塌，无结的绳索飘荡在孤单的风中，她在一刹那，什么也没有了，留给她的，便是这无尽的恨了。

雪依和离韵就那么默默地站着，静静地看着孤寂的离海，任凭海风吹得她们衣袂飘飘。

“雪依，再过一个月你就要举行成人大典了。”许久，离韵才带着愉悦的声音打破了沉静。

雪依掉转头，看到的是离韵如花的脸。

“是啊，就要成为一个大人了。”她幽幽地说着，带着一丝伤感。

“做个大人不好吗？”离韵盯着她问。

雪依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过头去，依旧望着离海那辽阔的水面和那一颗颗折射着生命色彩、静静地躺在海底的枫纵之心。

耳边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。

许多年后，雪依依旧记得这声叹息，这个笑靥如花的女子因她的悲伤而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——

“枫纵零落，
大地在哭泣，
美丽的冥花啊，
摇曳在风中，
……”

一个个珠圆玉润的字从离韵的口中唱出来，飘散在空中。跳动的精灵飞舞着，拨动着雪依在风中的发丝。

“父王，我的母后呢，我好想她呀，她为什么不来看我？”年幼的雪依总是这样问笈歌。

回答雪依的却总是一声叹息。

许久之后，雪依便不再问了。

“快看，快看，那就是那个人的孩子，一个异族人，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银色头发和瞳孔。”

雪依转过身，看到的只是善良的人们在明媚的春光中疾去的背影。

“母后！”雪依喃喃地从梦中醒来，泪流满面。风的精灵带着樱花花瓣，飘落在她的肩头，留下她的泪痕。

一个月后，在父王的无朔宫中，雪依的成人大典如期举行。

这个成人大典办得很隆重，比离韵的要隆重得多。

国中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和法术很高的巫师都来了。

昔日冷清的无朔宫，呈现出一片欢快和活力。

雪依静静地站在大殿的中央，看着热闹的人群，心中泛起一阵阵伤感。

他们都是快乐的。

而她却是寂寞的。

“雪依，我的女儿，今天你应该高兴一点。来，到我的身边来。”笈歌笑着招呼女儿，他的脸上因为高兴而泛着神奇的光彩。

雪依缓缓地走到笈歌的王位下，双手抚胸，微微地躬了一下。

笈歌的食指动了动，一顶美丽的金冠出现在他手上，他把它戴在雪依的头上。

这顶金冠并不普通，它是伊洛国“圣女”的象征，谁戴上它，谁就是伊洛国的“圣女”。

雪依能感觉到一丝仇恨的目光从旁边射过来——那是水姬的目光。

她一心希望笈歌把这顶金冠戴在离韵的头上，可是笈歌最终还是把它戴在了雪依的头上。

“父王，也许离韵比我更适合戴它。”

说着，雪依便动手摘王冠，并瞄了一下水姬。水姬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奇，继而又恢复了仇恨的目光，而且嘴边还挂着一丝得意的冷笑。

“雪依公主，金冠戴上了就不能摘下，这是我们伊洛国的规定，谁也不能违反。”岩溅，伊洛国最伟大的巫师阻止了雪依。

雪依望着笈歌。

他微笑着，英俊的脸上带着欣慰，纯真得像是一个孩子。

望着眼前这个被她称为“父王”的英俊男子，雪依的心里突然间明白了母后对他的深爱。

只是她摆脱不了寂寞，而他摆脱不了对她的爱。那是一种比任何爱情都伟大的爱，时间在它面前，只能充当配角。

“雪依，恭喜你。”离韵走到雪依的面前，递给她一个樱花图案的盒子。

依旧是笑靥如花，只是多了一点失望。

这是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有点沉。

“打开看看吧。”离韵摇了摇雪依的手。

雪依迟疑了一会儿，便打开了盒子。

一块很普通的石头，刻着“H&L”，泛着柔和的色彩。

“痕络？”

“是的，痕络，枫纵之心的王。传说它是安为爱洒下的眼泪幻化而来，能够带给人爱的石头。”

“为什么送我这个？”

“只是希望你心中多一点爱。”

那一刻，雪依的泪喷涌而出。

那晚回到落寒宫，婆婆给了雪依一个梦境，一个关于她母后的梦境。这是一个冗长而华美的梦境，它的真实，让雪依颤抖。在梦中，雪依忘记了自己，只知道自己是伊洛国的颜宓——她的母后。

第三章 梦境·寂寞令

没有人知道颜宓的身世，因为她是一个孤女。

听人说，当颜宓出现的时候，四季如春的觞国出现千年罕见的异象，天降大雪，整整下了七天七夜，然后宫里唯一的一株云张杜鹃树突然开花，灿烂如海，娇艳似血。然后她就出现在那株杜鹃树下，被王后的一个侍女见到。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，大家只是觉得奇怪，但并不追究。仁慈的王后收养了她。

从小颜宓便和王后的女儿水姬一起，充当她的侍女。水姬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，倾国倾城，可是她的心事很重，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她不快乐，但对颜宓很好，如同她的母后。颜宓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怜悯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颜宓没事可做，便倚在窗前看窗外的云张杜鹃，如今的笙清宫种满了云张杜鹃。云张杜鹃的花硕大而妖艳，张扬怒放风中。看着那一朵朵绚丽的花，颜宓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几生几世以前便见过。

“颜宓。”

颜宓回转头。

不快乐的水姬脸上绽放着陌生的笑容，如云张杜鹃初开的花，倾国倾城。

“你知道吗？明天伊洛国的大王子笈歌就要和使者来到我们觞国了。母后对我说，我是觞国最美丽的公主，我将成为笈歌未来的王妃。”

“笈歌？”颜宓的心头一颤，那个伊洛国最英俊最聪明的王子，幻术可以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王子。

“颜宓，祝福我吧。”

颜宓淡淡地笑了一笑。

“知道吗，颜宓？其实很早很早以前，我就想离开这里，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。这里的生活太单调，太苍白了。”

“你喜欢云张杜鹃花吗？”颜宓淡淡地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云张杜鹃花？”水姬一愣，继而笑了，依旧是倾国倾城的笑。

“云张杜鹃花，这算什么。在伊洛国有一种樱花，那才算花，听说很美丽的。也许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看到了。”

她抬起头，转向窗外，看着那无尽的远方，很久很久，都在沉醉。

没过多久，颜宓也看到了樱花，那的确是一种美丽的花，只是和云张杜鹃花不同，一个美得淡定，有着太多的希望，一个美得绚丽，包含着太多的绝望。那绝望深不见底，让人难以自拔。

第二天一早，水姬就身着盛装，明艳照人地去了她父王和母后的宫殿，去迎接那远方而来的王子。

临走的时候，水姬叫颜宓和她一起去，颜宓拒绝了。

她天生就是孤独的，不喜热闹。

“颜宓，你为何总是寂寞呢？你应该多见识见识的。”水姬悲哀地看着她。

颜宓淡淡地笑了笑，转过身去，身后留下水姬匆匆离去的脚步声。

当笈歌的脚步踏上殇国国土的时候，他的心就一直烦躁着。

他是伊洛国的大王子，也是未来王位的继承人。

这次，他和他的国人一起来到殇国——他们的联姻国，来迎娶他未来的王妃。

他只知道未来的王妃叫水姬，是殇国最美丽的公主。

现在，在殇国王宫的筵席上，笈歌终于看到了她，身着盛装，明艳动人。

可是，笈歌的心里没有喜悦，反而有一丝丝疼痛，从他的心口蔓延开来，将他撕裂。

他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三天后，他们将在殇国王宫举行婚礼，然

后，他带着她回伊洛国。

筵席结束后，笄歌一点睡意都没有，便一个人踱到了殿外。

浓重的夜气笼罩着宫殿，如梦如幻，大朵的云张杜鹃花在风中张扬，显得诡秘而妖艳。

“铮铮铮”，几点琴声从风的罅隙中幽幽而来，显得格外凄凉孤寂。

“影寒枝未怜，笄深落花舞。独缅香残露，无心潜枝艳……”几缕幽怨的低唱伴着琴声而来，点点打在笄歌的心头。

他的心又莫名其妙地疼了起来，仿佛要脱离他的身体。

笄歌的脚步不自觉地向前移动，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离开了皇上的宫殿，来到了一座大殿前。“笙清宫”三个岭色的大字在风中张牙舞爪，似破裂的树根，凌驾于泥土之上。

声音正从里面传来，笄歌静静地走了进去。

在一株很高很高的云张杜鹃树下，坐着一位白衣如雪的女子，正入神地弹着七弦琴。月光一片片落在她的发间，闪耀着点点的光泽，一只只白色的精灵飞舞在她的手指和琴弦间。

笄歌的心动了一下，这个他等了几生几世的女子终于出现了。

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纯净得如同清晨的樱花，干净得让人想哭泣。

笄歌不觉看得痴了，“心无意随风黯，佳人琴兮轻逐。”一句唱词从他的口中不经意地溜了出来。

“啊！”一声惊呼，琴声、歌声骤然而止。

白衣女子抬起头，这是一张绝色的脸，却有着太多太多的幽怨。

笄歌有些悔恨自己的冒昧，却又暗自庆幸。

“对不起，打乱了你的雅兴。我叫笄歌。”

“笄歌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伊洛国的王子，因为听到你琴声和歌声，才来这里的。”

“我叫颜宓，是水姬的侍女。”想不到在这里会碰到传闻中的伊洛国大王子，颜宓淡淡地笑着说道。

“颜宓，那个雪中奇降的孩子。”笄歌的眉毛扬了扬，眼睛亮亮